



巴尔扎克 著

邦斯舅舅

Le Cousin pons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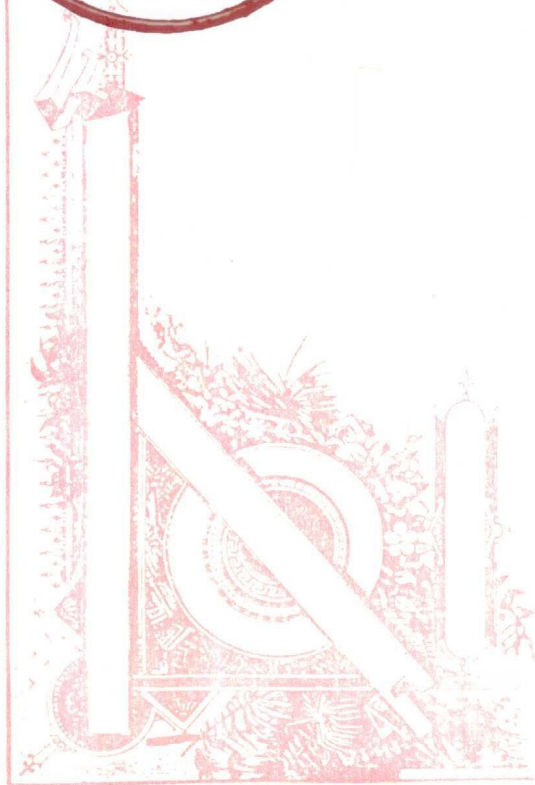
傅雷译文集

邦斯舅舅

【法】巴尔扎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邦斯舅舅

责任编辑：江奇勇 装帧设计：丁明

出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283号） 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行：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：安徽芜湖新华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张：14.25

插页：4

字数：280,000

版次：199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6400

标准书号：ISBN7-5396-0633-9/I·563

定价：6.30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内 容 简 介

邦斯舅舅是音乐家，一个诚实而高尚的自食其力的人。他非常喜欢绘画艺术，为了丰富自己所收藏的名画，他不惜付出一切精力，挖空一切心思。当人们不知道他手中有这一切宝藏时，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。为了夺取孤零汉邦斯的遗产，像王室首席推事加谬索之流的一些冠冕堂皇的人便千方百计、使尽种种手段下毒手害他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对邦斯来说，收藏名画是一种高尚的爱好；对他那些有钱的亲戚来说，名画只不过是发财的手段而已。

巴 尔 扎 克

邦 斯 舅 舅

Honoré de Balzac
LE COUSIN PONS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Louis Conard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一 一个帝政时代的老古董

一八四四年十月，有一天下午三点光景，一个六十来岁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，在意大利大街上走过，他探着鼻子，假作正经的抿着嘴，好象一个商人刚做了件好买卖，或是一个单身汉沾沾自喜的从内客室走出来。在巴黎，这是一个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。那些每天呆在街上，坐在椅子上以打量过路人为消遣的家伙^①，远远的一瞧见这老人，都透出一点儿巴黎人特有的笑容；这笑容包含许多意思，或是讪笑，或是讽刺，或是同情。可是巴黎人对形形色色的场面也看腻了，一定要遇到头等怪物，脸上才会有点儿表情。

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，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，象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，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。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，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。他回答说：“我没有定做啊，只是保存在那儿。”对啦！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，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，在身上保留着

^① 按此系指坐咖啡馆的巴黎人。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，故言呆在街上。

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，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，使你在大街上溜达的时候，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，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。

那过路人的服装，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，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。就凭这点儿细腻，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。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，你的分析能力必须象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，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，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。象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，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，希望一露脸就得个满堂彩的。原来这又干又瘦的老人，在缀着白铜钮扣的，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，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，叫做斯宾塞的！……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，岂不象拿破仑复活了一下吗？

顾名思义，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。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，这英国人就把大髦的问题给解决了：既能遮盖胸部，又不至于象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，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^①。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，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，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。那些四五十岁的人，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，自然而然会

① 叫做斯宾塞的短褂，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，原系英国的约翰·查理斯宾塞勋爵创行。叫做卡列克的外髦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，上半身披肩部分，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叠之多，故极厚重。



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……

在脑筋里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，一双翻统长靴，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！老太太们见了，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。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：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^①？总之，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，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，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。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，至少亲眼见过的人，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，因为要辨别服装，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。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，要想象它那种法国希腊式^②的实际场面，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。

他帽子戴得很高，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，这种昂昂然的气概，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。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，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，刷也刷不掉的印子。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，好几处都乱糟糟的黏在一块儿，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，还象害了大麻疯似的。

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，露出一张脸，滑稽可笑的模样，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，去烧成那些丑八怪的瓷器。阔大的麻子脸象个脚炉盖，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；高

① 希腊政治家阿契皮阿特，为苏格拉底弟子，以生活奢豪闻于世，众人盛称其所畜之名犬，阿氏即将犬尾割去，俾众人不复提及。

② 拿破仑称帝时，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，当时的美术，家具服装，均带希腊风味，美术史上称为法国希腊式（Gallo-Grecque）。

的高，低的低，象罗马人的面具，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。一眼望去，竟找不着脸架子。应当长骨头的地方，却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，该有窝儿的部分，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肉疙瘩。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，配上一对灰眼睛——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——更显得凄凉；整个的脸被一个唐·吉珂德式的鼻子^①镇住了，象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。这鼻子，想必西万提斯也曾注意到，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，而结果是着了迷。那副丑相，尽管很滑稽，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。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，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。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，要是犯了禁，就得教女人发笑或是难受。看到这种不幸，连法国人也不做声了，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！

① 唐·吉珂德身体又高又瘦。根据一般情形，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，故唐·吉珂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。

二 一套少见的服装

这个在造物前面极不得宠的人，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，那是有钱人常常模仿的装束。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，把鞋子盖住了，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。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，裁剪的款式，跟褶皱痕上面又象发白又象发亮的条纹，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。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。他的瘦是天生的，并非学毕太哥尔的样而素食的缘故，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，嘴唇很厚，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。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，里头衬一件白背心，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，教你想起从前迦拉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^①。白纱的领结，扣得那么有模有样，正是一八〇九年代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儿而苦心推敲的；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，拥在下巴前面，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。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练，穿过背心，拴在衬衫上，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！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，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，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钮扣，显得穿的人平

^① 迦拉(1762—1823)为当时有名的歌唱家，极讲究穿著。

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。

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，三套头的背心，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，长统鞋罩，绿色大褂的白铜钮扣，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；跟这些相配的，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^①那股卖俏的劲儿，衣褶之间那种说不出的细巧，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，令人想起达维特的画派和约各设计的瘦长家具。只要瞧上一眼，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，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，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，万一打破一块玻璃，撕破件衣服，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，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。你要在场的话，一定觉得奇怪，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，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，象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？可是这古怪的老人，象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，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，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，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：你看到这个，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，活象那些有闲的人偶尔替人跑腿的神气，你可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，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，得意洋洋的给送回去；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，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。世界上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，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，让法国人饱了眼福，给艺术家添了资料。

① 执政时期(1795—1800)的漂亮人物，当时称为 Incroyables，谓其奇装异服，竟觉新奇，至于不可思议。

三 一个得罗马奖的人的下场*

一看那人瘦骨嶙峋的轮廓，虽然很大胆的穿着过时的斯宾塞，你也不敢把他当做什么艺术家；因为巴黎的艺术家差不多跟巴黎的小孩子一样，在俗人的想象中照例是嘻嘻哈哈，大有“噱头”的家伙，我这么说是因为“噱”这个古字现在又时行了。可是这走路人的确得过头奖，在法国恢复罗马学院之后，第一支受学士院褒奖的诗歌体乐曲，便是他作的，一句话说完，他就是西尔伐·邦斯先生！……他写了不少有名的感伤歌曲，给我们的母亲辈浅吟低唱过，也作过一八一五与一八一六年间上演的两三出歌剧，跟一些未曾刊行的乐曲。临了，这老实人只能替大街上一所戏院当乐队指挥，又凭着他那张脸，在几处女子私塾内当教员。薪水和学费便是他全部的收入。唉！到了这个年纪还得为了几文学费而到处奔跑！……这种很少传奇意味的生活，原来还

* 一六六六年起，法国政府设有罗马法国学院，简称为罗马学院，由王上指派艺术家前往留学。其后改为每年由巴黎艺术学院（乃学士院，非学校）举行会考，凡得头奖的（即所谓罗马奖）青年画家，雕塑家，建筑家等，均由国家资送罗马学院研究。一七九三年革命政府曾一度加以停办，一七九五年执政府又下令重开。但音乐学生的能够参与罗马奖会考，自一八〇三年始。

藏着多少的神秘哟！

因此，这个穿斯宾塞的老古董不单是帝政时代的象征，三套头的背心上还大书特书的标着一个教训。他告诉你“会考”那个可怕的制度害了多少人，他自己便是一个榜样。那制度在法国行了一百年没有效果，可是至今还在继续。这种挤逼一个人聪明才智的玩艺儿，原是篷巴杜夫人的弟弟，一七四六年左右的美术署署长波阿松·特·玛里尼想出来的。一百年来得奖的人里头出了几个天才，你们屈指一数吧！第一，伟人的产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在行政或学制方面费多大的劲，也代替不了那些奇迹。在一切生殖的神秘中，这是连野心勃勃，以分析逞能的近代科学也没法分析的。其次，孵化小鸡的暖灶据说当初是埃及人发明的；倘若有了这发明而不马上拿食料去喂那些孵出来的小鸡，你对埃及人又将作何感想？法国政府可就是这么办：它想把“会考”当做暖房一般去培养艺术家；赶到这机械的方法把画家，雕塑家，镂版家，音乐家，制造出来以后，它就不再关心，好比公子哥儿一到晚上就不在乎他拴在钮孔上的鲜花一样。而真有才气的人倒是葛滦士、华多、法利西安·达维特、巴涅齐、奚里谷、特刚、奥贝、达维特·特·安越、欧也纳·特拉克洛阿、曼索尼哀等等^①，他们并不把什么头奖放在心上，只照着那个无形的太阳（它的名字叫做天生的倾向）的光，在大地上欣欣向荣的生长。

① 凡不加注而书中情节并不暗晦的人名，地名等专门名词，概不加注，免读者有读百科小辞典之感。

政府把西尔伐·邦斯送往罗马，想教他成为一个大音乐家，他却在那儿养成了爱古物爱美术品的癖。凡是手和头脑产生的杰作，近来的俗语统称为骨董的，他都非常内行。所以这音乐家一八一〇年回到巴黎的时候，变了个贪得无厌的收藏家，带回许多油画，小人像，画框，象牙的和木头的雕刻，五彩的珐琅，瓷器等等，买价跟运费，使他在留学期间把父亲大部分的遗产花光了。在罗马照规矩待了三年，他又漫游意大利，把母亲的遗产也照式照样的花完了。他要很悠闲的到佛尼市、米兰、翡冷翠、鲍洛涅、拿波里各处去观光，以艺术家那种无忧无虑的心情，象梦想者与哲学家一般在每个城里逗留一番，——至于将来的生计，他觉得只要靠自己的本领就行了，正如娼妓们拿姿色看做吃饭的本钱。那次奇妙的游历使邦斯快活之极，一个心灵伟大，感觉敏锐，因为生得奇丑而不能象一八〇九年代的那句老话所说的，博得美人青睐的人，他所能得到的幸福，在那次旅行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峰。他觉得人生实际的东西都比不上他理想的典型，内心的声音跟现实的声音不调和，可是他对这一点早已满不在乎。在他心中保存得很纯粹很强烈的审美感，使他作了些巧妙、细腻、妩媚的歌曲，在一八一〇至一八一四年间很有点名气。在法国，凡是靠潮流靠巴黎一时的狂热捧起来的那种声名，就会造成邦斯一流的人。要说对伟大的成就如此严厉，而对渺小的东西如此宽容的，世界上没有一国可与法国相比。德国音乐的巨潮和洛西尼的洋洋大作不久就把邦斯淹没了，一八二四年时，凭他最后几支歌曲，